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變體義卷七八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王人作

謄錄監生臣秦澐

易變體義卷七

宋 都絜 撰

下經咸至明夷

艮下兌上 咸

初六咸其拇

此咸之革也而爻辭云爾者初六于體爲艮陰靜而止在下體之下微而无能爲者也然艮不終止能止而能行艮不終靜能靜而能動于是舍内而趨外舍

下而趨上自陰應陽翻然而改可謂革而當者矣若出自幽谷而遷于喬木非不善變者也應感如此故為咸之革而有咸其拇志在外之辭焉拇在下體之下微而无能為隨上而動乃能有至初六因九四之所感而應之故取拇之象拇蓋孟子所謂巨擘也雖于其類為巨而在一身微矣以其應上之感而能革故以從新故為咸之革而與革之本體異焉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此咸之大過也而爻辭云爾者初六應在于四而九四以陽居陰意在正應巽而感乎下者也初往而從之善矣若夫六二應在于五而九五以剛居剛志在上六不能巽而感乎下與四之應初豈可同日語哉六二往而隨之既越九三之剛矣又越九四之剛焉以柔越二剛而上應乎剛是猶澤滅木大過之義而將有妄作之凶矣然柔順中正能改其過而盡艮止之義故不往而居然後變凶而為吉焉惟在下體之

中若腓之在身而應上之感往而終止故有咸其腓雖凶居吉順不害之辭焉以其上不感而應又越二剛以往故為咸之大過而與大過之本體異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此咸之萃也而文辭云爾者經曰物相遇而後聚又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故萃之為言聚也聚則衆矣不能出乎其衆者豈能拔乎其萃哉蓋士則事入而已大夫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豈宜若

士庶人一于從上而已哉故咸之上體皆言自上而感下下體三爻皆言自下而應上初居下而象于拇言隨上以動而志在外二居中而象于腓言隨上以動而凶居吉益若士之事君也三居上體之上而象于股則若卿大夫然茍執其隨上之志而以應上為事則與士庶人何異哉其不能出乎衆而拔乎其萃也明矣故變體為萃而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之辭夫子于是釋之曰咸其股亦不處志在隨人所執下

者益言自同初六六二之不處而執其在下以隨人之志不知大夫之異于士而碌碌以從上也唯執其隨以應上知從令而不從道故為咸之萃而與萃之本體異焉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此咸之蹇也而爻辭云爾者九四以剛居柔下位不正而有悔必正而後吉吉而後悔亡此言其本體之義也下文則言變體之義益易六爻之義以剛在前

為阻若節之初九是也以剛在下為難若屯之六二是也咸之九四上下皆剛所以進退不可而憧憧往來若所謂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者也二剛近巳欲感之而不可乃思初六之正應而得之故曰朋從爾思若所謂蹇利西南而不利東北者也且諸卦爻以正應為貴而咸貴无心无所偏係乃以拘于正應者未為光大此又莊子所謂拘而志與道大蹇者也故咸之蹇而爻辭云爾然自咸之道言之而有

蹇之義如此故特為咸之蹇而與蹇之本體異焉

九五咸其脢无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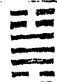
此咸之小過也而爻辭云爾者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而經云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葢聖賢无大過而小過不能免又其所謂過過于厚也依于仁也故語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咸之九五舍其正應而志在上六乃自下而承之亦過乎恭矣疑其過而有悔也然

咸貴无心无所偏係故以不係正應為貴則其舍正應之過亦小矣何悔之有哉莊子所謂古之真人過而不悔者如此故變體為小過而曰咸其脢无悔脢自前後言則在背自上下言則心之上而口之下是皆无心之義也无心而有過則其過小矣然因不係正應而承近已之柔故為咸之小過而與小過之本體異焉

上六咸其輔頰舌

此咸之遯也而爻辭云爾者葢當咸感之世天下和會之時獨居一卦之外若遯世者之事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葢遯世之士言浮于事或談玄妙而難曉或原上古而難行憤已有才而不用非世喪道而不興尚口以誇衆而欲天下之尊已故有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之辭焉且輔也頰也舌也其象皆上體之上也言輔言頰言舌皆尚口而多

言之意與艮其輔言有序者異矣與嘉遯肥遯者蓋亦有間矣故為咸之遯而與遯之本體異焉



巽下震上 恒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此恒之大壯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天下有恒道焉有恒理焉始于弱而終于壯始乎淺而終乎深者蓋所謂恒焉故一陽為復二陽為臨至于四陽並長而復為大壯其彖言大者壯也者蓋言陽至是而壯也豈

于一陽初復而遂能壯哉況于初六之柔巽而在下者乎于一柔之在初而有四剛並壯之意則是以壯為恒以深為恒而无始終之序矣故有浚恒貞凶始求深之辭焉葢浚言深而初言始也此葢以壯為恒而于始求深故為恒之大壯而與大壯之本體異矣

九二悔亡

此恒之小過也而爻辭云爾者葢才稱其位者理之常也才過其位則非理之常而有悔矣然于體為巽

而剛得乎中又于卦為恒而于中能久則其才之過其位也葢亦小矣與夫大過之九二枯楊生華而老夫女妻過以相與者有閒焉故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葢言剛過則悔久中則悔亡而所謂久者道之恒也然此雖小過而能久中以為恒故為恒之小過而與小過之本體異焉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此恒之解也而爻辭云爾者當天下貴常道之時而

乃不恒其德或用剛而剛過乎中或用巽而巽過乎中是皆不恒其德而小人之道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者下之所願承上之所樂與其得位也將為天下利焉小人反是而為天下之難則下之所欲去而上之所棄庶幾解天下之難而上下之所不容也九三當恒久之時而于體為巽其材則剛乃居下體過中之地將以致天下之難而上下所不容故于變體為解而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且解之六三變體為恒

之九三其爻辭亦曰負且乘致寇至而其上九乃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葢剛過中則乘君子之器巽過中則為小人之事上慢下暴以悖為難而上九以至公之道射而去之以解其悖葢與此小象所為无所容者類矣然此當貴恒之時為不恒之行將為天下之難而為解悖者之資故為恒之解而與解之本體異矣

九四田无禽

此恒之升也而爻辭云爾者九為君德四為臣位事雖君臣之所共興而民則君之所宜獨有九四以君人之德久居人臣之位雖同寅以興事而不得有其民猶之田而无禽也以德言之則九四德有餘于位其勢當升而未升未可以得民也以義言之則天位不可階而升義當守君臣之常分民終不得而有矣故為恒之升而曰田无禽而夫子釋之以久非其位安得禽也文王有君民之大德而不廢事君之小心

葢與此爻之義適相協矣然恒久之道主言君臣之大義故言其勢當升而義不可升則爲恒之升而與其本體異焉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此恒之大過也而爻辭云爾者夫恒其德貞婦人吉言恒之本體也夫子凶言大過之變體也葢婦人常其德從一而終者恒也夫子而從婦則婦過之矣若澤之滅木而有大過之義故于此言變體而與恒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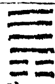
德者巽矣是卦言陰陽之常分故以婦之從夫子為正而六五以陰居陽非上下之常分故以婦過其夫子為戒于是變恒以為大過而大過之五亦曰老婦得其士夫也

上六振恒凶

此恒之鼎也而爻辭云爾者恒之道以體常為主鼎之材以盡變為主本乎體常時乎盡變而終歸于靜者道之常也故不以振動為恒斯可久矣此葢所謂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者也若夫自負其材以誇于世知進而不知退知動而不知靜以是為恒其可久乎此蓋所謂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者也故舍常久之道恃取新之材居卦之終而不知止乃以振為常而終于无功故為恒之鼎而有振恒凶之辭夫子于是釋之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然鼎主言材而具體常盡變之義故五言金鉉上言玉鉉金聲而始條理玉振則終條理始終如一則盡變而歸

于常矣此則于體常之義不足而于趨變之義有餘故爲恒之鼎而與鼎之本體異焉



艮下乾上　遯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此遯之同人也而爻辭云爾者夫遯于二陰浸長之際已不若用九于一陰未生之前而初六又居六爻之後其遯疑于不早况有近已而同德者或往而與之同則不能去之早而後時以縮不能无厲矣此詩

所謂我之懷矣自貽伊慼者也故變體爲同人而戒之曰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而夫子釋之曰不往何灾也葢初六居一卦之初遯之始也在六位之後遯之尾也處下體之下則趨下已甚而厲也與近巳俱陰疑往而與之同也然艮體之止亦能止而不往焉故其義如此然卦以遯爲主而戒其同乎人故爲遯之同人而與同人之本體異焉且同人之遯以同爲主故曰出門同人然有變而爲遯之義故同人于門而

遯之同人以遯為主故曰遯尾厲然有變為同人之義故戒之以勿用有攸往焉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

此遯之姤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六二當遯之二陽則既已遯矣然于九五為應則有柔遇剛之義恐或變其志而不能無悶故于變體為姤而戒之曰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黄言中牛言順中則無過順則無違以此道固其志則遯世無悶而説矣夫子釋之

以固志謂不變其遯世之志也乾言聖人之遯世无悶而樂也易蓋言自然之成德也此言賢人之遯故其所以能說也必用中順以固志焉彼言樂此言說亦深淺之有辨然此巳遯而戒其所遇故為遯之始而與姤之本體異焉且初與此爻所以異者初為方遯二為巳遯而初與二近而同德故為同人二與五則以柔遇剛有不期而遇之意故為姤以剛柔不同故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此遯之否也而爻辭云爾者二陰為遯三陰為否遯至于九三則不止乎遯而又否也然且以剛居剛固有其位則猶有所係而禄隱者也故曰係遯蓋係言禄而遯隱也于是而富且貴焉則疾厲所不能免若夫僅為禄仕而已則全身遠害而疾厲未必有也故曰有疾厲蓋相為禄仕則畜臣妾而有之可矣故曰畜臣妾吉有疾厲者居過中而多凶之地也臣妾吉

者不比乎二陰也此亦否之象所謂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也夫有祿而不榮則祿隱而已故可小事而不可大事其孟子所謂公養之仕者歟此爻蓋遯而入否故為遯之否與否之本體異焉夫二陰為遯三陽為否君子退欲易而避難欲早以處遯之道而居否之時則處約至也故否之遯則其爻曰包羞以處否之道而居遯之時則其處約已過慎矣故遯之否則其爻曰畜臣妾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此遯之漸也而爻辭云爾者君子喜于得志樂于行義蓋所好者道也然行止在天廢興有命樂天而知命則雖好而能遯若夫小人則不然貪夫位慕夫禄而所好者利也邦無道之時乃其富且貴之資而得意之秋故當遯之時好而不能遁非惟不能遯也且進而不止焉是爻處近君之位而當遯之時故曰好遯君子吉然以陽居陰而位非正當其位已高矣知

進而不知退而與君子異焉故言君子吉而繼之以小人否所以爲遯之漸者經曰遯則退也又曰漸之進也葢正體言君子退而變體言小人進也夫漸之卦爻言君子之進而此云小人者葢以遯之時而進必不以君子之道得之其爲小人明矣然則漸之本體言君子之進而遯之漸則言小人而與其本體異焉

九五嘉遯貞吉

此遯之旅也而爻辭云爾者九五剛健中正有充實之美居一卦之盛而為美之至以是而隱故曰嘉遯此本體變為親寡之旅則終無上下之交僅能獨善其身而上不足以正君下不足以正國惟能正其志以自得而已故曰貞吉而夫子釋之曰以正志也莊子言舜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孔子不幸而無所遇則能正而不能正衆生故栖栖為旅人自正其志而已語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其正

志而已之謂乎然是爻始于遯世而終爲親寡之旅

故爲遯之旅而與其本體異焉

上九肥遯无不利

此遯之咸也而爻辭云爾者上九體乾之剛健而居一卦之成又進乎九五之上則陽道常饒已至矣不止言其美之至也謂之充實而有光輝可矣以此道而遯世故曰肥遯此正體也至于變而爲咸則有感應之義所謂无可无不可者此聖人之德既能自信

而天下莫不信之我无自疑之義人无見疑之迹將无入而不自得也若孔子浮海而不傷于勇居夷而不嫌于陋從公山氏之召而不為汙是咸之所以感而應之者也故言變體則曰无不利而夫子曰无所疑也夫咸之九五與其上九皆聖之遯而孔子足以當之故嘉遯者言其德之美旅則歸于德之常故止于自正其志若削迹伐檀阨于陳蔡其為旅可知肥遯者言其道之大咸則歸于道之變故无疑无不利若至于

是邦必聞其政乃以温良恭儉得之則其為咸可知矣

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勿見也非閉

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大繆也故

若孔子者亦為遯世之至而其德之美道之大則異

乎人之遯矣彼晨門荷蓧之徒則无所取焉上九所

言雖有肥遯之道以處已而不廢咸感之義以應物

故為遯之咸而與咸之本體異焉昔張有道為隱士

阮孝緒筮易以驗其心卦幾成咸將為應感之法非

嘉遯之兆而後爻乃成上九是謂肥遯无不利則象實應德而心跡并美孝緒乃為上爻不發便當高謝許生然則遯之上九或遇少陽不變而終為遯則其遯也絕物而與天為徒是謂肥遯而已一遇老陽變而為咸則雖遯也亦應物而與人為徒故言肥遯而又以无不利終之若孝緒者可預肥遯之義而已孔子則盡肥遯无不利之義也然則咸之遯則雖遯而不忘乎咸故所謂輔頰舌者遯而猶有所感也遯之

咸則雖咸而不害其遯故所謂无不利者咸而未嘗不隱也然咸之道極于九五故上九足以盡遯乃為聖人之至傳曰賢者過之所謂輔頰舌者過也又曰事无不通之為聖所謂无不利者通也然則遯不廢咸唯聖人斯可賢人以下則未能无疑矣故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 乾下震上 大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九二貞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 坤下離上 晉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此晉之噬嗑也而文辭云爾者以當體言之則當晉

之時體陰居下以正而吉道未彰著故可信之道人不見信然未受命故裕于進退而无咎也以變體言之則當晉之時而晉如體陰居下而摧如正必有信而人不見信必有爲之間者故曰罔孚有間未除則未受命而進退可裕故曰裕无咎變體爲噬嗑其義則頤中有物爲之間也夫噬嗑除間之卦今乃有間而未除者以在一卦之初也小象言未受命則終除間而受命矣九四應于上此其義也然晉本无間以

體陰居下又在一卦之初則間或不免乎有之故為晉之噬嗑而與噬嗑之本體異焉噬嗑之晉言小人而為君子所治將進而為君子之歸也晉之噬嗑言君子為小人所間然終不罹小人之害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此晉之未濟也而爻辭云爾者進而後有濟之道未進則未濟也然未濟非不濟必終于濟焉六二柔中則道可進而自下應上之象故曰晉如无應則時未

進而憂道不行之象故曰愁如柔順中正則不冒進以枉道之象故曰貞吉此皆欲晉之未濟也至于无乘剛之難无過中之凶无位不當之悔則人雖莫之知而神必助之終受福于幽遠之中矣故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此言未濟而終于濟也母治内言其幽王母爲祖妣言其遠介言祐而助之也然晉本當有濟而六二无應故爲晉之未濟而與未濟之本體異矣

六三衆允悔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 離下坤上 明夷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此明夷之諸也而爻辭云爾者諸之象天道下濟而

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蓋諫之為道卑下是務而明夷之世亦宜下而不宜上况初九又居一卦之下也哉上逆而下順故曰明夷于飛垂其翼捨正應之四而比近巳之二去坤之晦而近離之明舍昏趨明而舍下趨上則其夷雖未深而去之早矣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蓋二老避紂而歸文王之象也此爻以世當明夷而能舍以趨下故為明夷之諫而與諫之本體異焉蓋諫言下明夷言晦諫之

初六其實謙也體謙之道則不宜自矜其智而宜用晦故變體為明夷特取晦之義而已明夷之初九其實明夷也當明夷之世則不可進以趨上而宜趨下故變體為謙特取下之義而已謙之正體言其道明夷之正體言其時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此明夷之泰也而爻辭云爾者君子當明夷之世而遇明德之君則柔順從上之志雖未能无害而强力

能行之才猶未嘗廢也故曰明夷夷于左股夫明德之君體天行之健自強不息而我能附麗以從之則向以明夷而不能无傷今乃遇賢君而得全其壯焉故曰用拯馬壯吉唯去昏主而附賢君以強力之材而乘剛壯之勢則脫明夷之難而受交泰之福者也故變體為泰而其爻辭如此股言隨上以動也左股不如右強言強力之材猶在也拯之為言升也拯馬則附驥之謂也且乾為君而其健則象乎馬乃升以居其

上焉又有上下交泰之義然此爻非本泰也去明夷之難而受交泰之福故為明夷之泰而與泰之本體異焉益六二柔順中正欲上從六五而六五以陰居尊莫為之應故曰夷于左股然柔中之材尚自若也故九三健行之才在上以近巳而能自下附麗之故曰用拯馬壯吉泰之明夷治世之賢臣也用晦而明則得人矣將為太平治之至焉明夷之泰亂世之賢臣也否極而泰則得君矣于是亂極而治乃形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此明夷之復也而文辭云爾者以一歲言之則隂已極矣陽于是乎復萌以一月言之則晦已至矣月于是乎復朔以一日言之則夜已窮矣日于是乎復旦故自天下國家言之則昏亂已甚而明德之君于是乎復興焉此明夷之九三既已過中所以變體為復文王有明徳天下復治之象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夫南言明也狩言興事之尤大也于

是雖可以得其大首而大勲未集所以為復而自此為臨為泰以至于為乾則若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而天下為周矣然復之本體主天道言之故言陽既往而復明夷之復則主人道言之故言明晦而復此其所以異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此明夷之豐也而爻辭云爾者明夷言昏亂而失則象商之末世豐言光明而尚大象周之盛德六四體

本明夷變而為豐故舍同體之上六而從異體之九三若去不仁之君而就至仁之國初九應之而九三比之則不仁者所不能用而仁君所能納也故曰入于左腹然不能去彼則未足以歸此而其所以去彼歸此者敦乎仁而已故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微子去商而歸周之象也夫微子所以去者將以存商祀也存商祀而使不絶所以敦仁而周能納而封之亦所以為仁是又入于左腹之意記云左聖鄉仁

左乃仁之方腹能容物而虚左焉為容物之至虚而能容是亦所以為仁也明夷變而為豐則自昏亂失則之國而歸光明尚大之君矣豐之彖曰豐亨王假之尚大也宜日中宜照天下也其以此歟然豐之彖曰明以動故豐則豐固本明矣明夷之豐則自闇而之明此變體之所以異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此明夷之既濟也而爻辭云爾者既濟之義自一世

言之則左氏所謂及其未既濟者言盡濟也自一身言之則先儒所謂事皆濟者言事无不濟也葢當昏亂之世一于守常則正而未必利名雖美而身或不自全非既濟也一于適變則利而未必正身雖全而名未能无疑非既濟也名美矣而身不能自全若比干是已身全矣而名未能无疑若微子是已若夫諫而至于囚則名已濟矣因而終于釋則身亦濟焉故有比干之正兼微子之利而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至

于為周王陳洪範而封于朝鮮則身名俱榮又既濟之盛也然自父師而黜自放黜而囚終于身名俱濟釋而封焉故為明夷之既濟而與既濟之本體異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此明夷之賁也而爻辭云爾者明夷之本體所謂不明晦也而賁之彖曰文明以止則教化明矣其彖曰君子以明庶政則庶政明矣政教明而身率之則自飾以正飾人亦以正焉此賁之義也明夷之君自不

明而至于晦矣其為之大臣者猶庶幾改之則明其德以自飾明其政教以飾人望其无忝先人而復照臨天下若曰初登于天而以其先王之德諷之使盡賁飾之道焉然後終不能然乃如明之入于地中而不能遵先王之典則是終不能盡賁之道矣故曰後入于地夫賁之義主于明明夷之義主于晦故以賁為本而變焉則貴于用晦而其晦亦終于明以明夷為本而變焉則貴于用明然亦終于晦自晦而終于

明故曰白賁无咎葢白雖无色而衆采歸焉故也欲明而終晦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葢天以瑩天功明萬物為陽地以幽无形深不測為隂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易變體義卷八

宋 都絜 撰

下經二 家人至益

☲☴ 離下巽上 家人

初九閑有家悔亡

此家人之漸也而爻辭云爾者漸之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夫善國人之俗猶宜以漸況閨門之内恩勝義者哉恒之初爻曰浚恒之凶始求

深也夫始於淺而終乎深者自然之常理於始而求深則无自而可況施於閨門之内乎然則善其内之道固宜有漸則所以禁其不善者亦當防微杜漸正之於始也此家人之初爻故欲待之以漸而變體如此所謂閑有家悔亡者欲閑其不善而歸之於善莫不貴漸焉也然此以齊家為主故為家人之漸則與漸之進異矣與居賢德善俗亦異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此家人之小畜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大者乃得遂事而專之小者從之而已故所謂无攸遂者婦之所以從夫而小者之道也饘酏酒醴以至稻黍粱秫唯其所欲焉可不畜之以待用乎故在中饋爲小畜之義而婦之所以事舅姑者此也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唯其所欲而議其所宜亦必多畜而後无之矣事舅姑如此則事其夫者從可知矣然國之所以燕饗者所畜之物盛家之所以饋餉者所畜之物微故

家人六二不取大畜而取小畜且序卦者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物畜而後可養故大畜而受之以頤盖履者禮也禮之所貴以敬愛為主而已頤者養也養之所貴則以充實為至焉此小大之義所以殊也然小畜卦爻本臣畜君也而此特取物畜然後有禮之義故為家人之小畜而與小畜之本體異焉小畜之九二主言臣道家人之六二主言婦道臣道至於牽復則宜濟以敬家人而順以巽則敬可知矣

婦道職乎中饋則必主乎愛物畜而後有禮則愛可知矣故小畜之家人取順巽之義家人之小畜取物畜之義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此家人之萃也而文辭云爾者閨門之內以恩勝義則威嚴過中非所宜也故家人嗃嗃不免於悔厲婦子嘻嘻不免於終吝然悔厲而終至於吉吝而不及於凶者蓋與其不嚴而弛不若過於嚴而肅與其無

威而亂不若過乎威而治故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上九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然則威嚴之過中是乃所以有益老氏所謂物或損之而益者其以此歟孔子以禮與奢寧儉喪與易寧戚而孟子以有法家拂士為生於憂患亦與此同義雖然天施地生天地所以益萬物也損上益下聖人所以益萬民也家人之益則有益於其家而已故與益之本體異矣

六四富家大吉

此家人之同人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孰不有家而大夫乃稱家者有臣妾焉家之盛者也夫自道以觀身已為我累矣而況有家乎有家已為累矣而況富而多事乎然其有家也姑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家為累也其家之富也亦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富為樂也蓋其極高明而道中庸制行不已以及中人所不能免者皆與之同而不去所以為中人法故雖有家而未嘗異於無家家雖富而未嘗異於不富要當如此而

後無累故於家人之同人而言富家大吉謂賢人之有家而至於富者特以同乎人而不可以是為累也此主有家者言之故為家人之同人而與同人之本體異焉同人之家人則以乘墉而困未能忘其家也此衆人之事家人之同人則雖有家而富姑以同乎人而已此賢人之事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此家人之賁也而文辭云爾者賁之彖曰文明以止

人文也聖人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人文者致飾
之本也觀人文以化之所以致飾也至於成天下則
飾之道盡矣夫所謂人文者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
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也然化自本以及末治
自內以及外九五為家人一卦之主剛得尊位大中
至正則德足以正己而位足以正人始也盡有家之
道而極其至則父子夫婦長幼莫不致飾以禮矣至
於自本及末自內及外自貴及賤自近及遠則君臣

朋友之際亦各有致飾之禮焉然後人文之化行乎天下而天下化成則賁飾之道成矣古之人所以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者此也故九五變體為賁而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蓋假有家則家人之至而賁之始也勿恤吉者言既假有家則勿憂天下之不正而天下正矣然後為賁飾之至此象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然賁之所謂人文總五典而言也是文則以假有家為本然後能化成天下故為家人之

賁而與其本體異焉賁之家人取聘賢而起家之義

家人之賁取化民而賁飾之義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此家人之既濟也而爻辭云爾者既之為言盡也既

濟言無不濟無不濟則無事而天下定故雜卦曰既

濟定也而家人彖曰正家而天下定夫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反身而誠而善其言行

以率之則孰敢不聽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

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至于上九則家道成矣天下定矣父子兄弟夫婦莫不安分循理而天下化之無事而定矣故變體為既濟而曰有孚威如反身之謂蓋始於言有物行有恒反身而誠以率之至是功成而莫不濟莫不濟而天下定矣然既濟之定則要其終而家人則原其始故為家人之既濟而與既濟之本體異焉

䷥兌下離上　睽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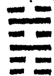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艮下坎上 蹇

初六往蹇來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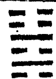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九三往蹇來反

六四往蹇來連

九五大蹇朋來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坎下震上 解

初六无咎

此解之歸妹也而爻辭云爾者當解之初未能全無難而以柔居下在我者有所不足則將疇依乎此所以未能无咎也然以柔在下而上應乎剛則九四之才足依而可以免難故於變體為歸妹而曰无咎然於難散之時以柔上應乎剛僅取歸妹之義非歸妹之實也故為解之歸妹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此解之豫也而爻辭云爾者方難散之初羣心危疑

而未悅也興事而得衆則可悅矣衆能得所附則可悅矣為臣得衆而不失乎中直之道則中不過分直能循理而為之君者亦悅矣故變體為豫而曰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田言興事之大也三言衆也狐言疑而未悅也黄言中矢言直也然豫以順動而後人心悅矣此則因解而得衆衆亦得所附且以中直之道而君臣無疑故為解之豫與豫之本體異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此解之恒也而爻辭云弼者蓋不恒其德則難之所由生以此為正而不改則吝而難未弭也唯改是而不以為正則恒其德而難散矣蓋或負而為小人或乘而為君子此不恒其德而難所由生此所以致戎以為之寇也故曰負且乘致寇至以此為正則不恒而成吝苟反是而不為正則恒其德而難散矣然以不恒其德而難生恒其德而難散故於此言解之恒而與恒之本體異焉恒之解者言不能守常而難未

解也解之恒者言難生於不恒而欲復其恒也彼言因有過而生難此言因有難而改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此解之師也而爻辭云爾者位不足故所解者微矣而曰解而拇才有餘故得朋而人信之而曰朋至斯孚夫得朋而後人信之然於變體為師者才德雖有餘而可以用師必得同心同德之臣而人信之然後賛其智謀而可用焉湯得伊尹然後可以征葛文王

得呂望然後可以伐崇漢祖得蕭何張良而後可以勝楚若是之類多矣如是而後所解者廣焉然師之卦爻專言用師是爻則言所解者小大而用師則所解者廣故為解之師而與師之本體異焉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此解之困也而爻辭云爾者難之未散也小人勢盛而可以困君子至是而君子得位則小人不得為我困矣難之已散也君子勢盛而可以困小人然君子

不為已甚乃與之更始而莫之困焉六五柔得尊位大中君子勢盛而難散之時也凡可以更始者赦過宥罪而咸與維新故曰君子維有解吉推其赤心置人腹中而人皆心悅而誠服故曰有孚于小人然困之本體多言君子之遇困而此爻乃言解之時小人嘗以困君子而至是有所不行解之終君子可以困小人而於是有所不忍故為解之困而與困之本體異矣小象言君子有解小人退者君子赦小人而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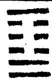
人退聽然後可以與之更始如其不肯退聽則殺無赦可也然所以退者亦有困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此解之未濟也而爻辭云爾者險難已散天下咸望其施矣而上慢下暴悖而未順者未除則上或不能施其惠下有不能被其澤猶為一時之難而未既濟也故必獲而去之以解其難然後無上慢者而上之德意奉行而不怠無下暴者而下之人民康乂而無

虞然則方其公用射隼之時猶未濟也故變體之義與爻辭如此且既濟之下體猶未濟也而曰高宗伐鬼方未濟之上體實未濟也而曰震用伐鬼方盖天下之民有必待乎征伐而後濟者況不仁而在高位者苟不能去之則未濟可知矣書曰大邦畏其力而後小邦懷其德傳言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故誅不仁然後可以行仁去不義然後可以行義乃自然之理歟然此爻以六三有上慢下暴之悖故天下猶未濟

而公用射隼以解而去之故為解之未濟而與未濟之本體異焉


兌下艮上 損

初九巳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此損之蒙也而爻辭云爾者蒙之彖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其九二以剛中益六五而六五以柔中資之蓋陽道常饒若教者損有餘以教人陰道常乏若學者以不足而受教然則教者旣巳

成已不可不遄往而應學者之求也故損初九曰已事遄往遄往者簡而無傲之意然以臣誨君以君而受臣之教必當量而後入乃無以下拂上臣過其君之嫌故曰酌損之酌已之有餘而益君之不足者量而後入之義也至於學焉而後臣之則與上合志矣然此言損已之有餘而應求者之不足故為損之蒙而與蒙之本體異焉夫蒙之損言學者之事損之蒙言教者之事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此損之頤也而爻辭云爾者頤之為言養也而養正則吉九二以剛居中矣葢剛或失之過當以中為正而養之故曰利貞不以中為正而養之則過矣故言征凶以戒之過乎中則不可復損矣故言弗損以美之未過中則欲損已之有餘以助上之不足過乎中而弗損則上不疑之而且報其德焉故曰益之損不過中而以此為正則得養正之道矣然此因損已以

助上而戒之以養正故為損之頤而與頤之本體異焉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此損之大畜也而爻辭云爾者蓋惟一足以畢萬惟一足以行萬一者萬之所自出也故為物不貳則生物不測而有萬不同矣是以天地合而致一則萬物化醇男女合而致一則萬物化生然則致一不二則所畜大矣不然則乃所以致損故損之大畜而曰三

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三人者不一也一人者致一也此因言不一則損其友致一則得其友而三以陰居陽有不一之義然與上相應又有致一之義故或貳或因而所言如此然知不一以致損然後能致一而得友故為損之大畜而與大畜之本體異焉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此損之睽也而爻辭云爾者凡利於己者欲益以近

之而害於巳者欲損以遠之蓋一陰一陽而適平焉是之謂道或偏乎陽或偏乎陰而失其平是之謂疾六四以陰居陰巳偏乎陰矣而承乘皆陰疾莫甚焉必損而遠之以下應初九之陽則去所惡而就所喜矣夫害於巳者疾也乃能損而遠之是若火上澤下而火之能遠於澤也此其所以為睽歟然睽以火上澤下其睽自然而此則損其承乘之陰以遠之然後成睽故為損之睽而與睽之本體異焉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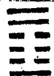
此損之中孚也而爻辭云爾者六五居尊以柔柔不失中而損已以應下則在已者孚矣然物或損之而益則彼必以孚而應焉九二應之上九比之是也益之者不一則賢者智者莫不從矣非至誠孰能與此哉故變體為中孚而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然中孚之義以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焉為主此則一以柔中居尊損已益下而上下莫不與之然後為孚

故為損之中孚而與中孚之本體異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此損之臨也而爻辭云爾者蓋自損以下人然後能得人得人以為之臣然後可以有臨矣損至於上爻則損之極而可止矣自損至此則人益之矣故曰弗損益之至言利有攸往則將以臨涖天下也得忘我之臣則賢者歸之而民將焉往于是臨涖天下則臣民之所歸也此變體所以為臨而爻辭如此然臨之

本體以剛浸而長說而順為主而此則因能自損而有臨人之道故為損之臨而與臨之本體異焉然臨人而後損已者損其在我之勢不自有其尊也損已而後臨人者損其在我之德不自有其美也此二卦之變體所以異歟



震下巽上　益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此益之觀也而爻辭云爾者初九在一卦之下民之

象也當興利之時有剛動之才仁民之德則利用之以興大事矣然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必陳上之德意播告以示之使民觀聽而信之然後知上之所以有作者本以仁民而下之所以觀化者亦知非厲已而可與成功矣唯示之於上而觀聽之於下故變體為觀而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孔子釋之以下不厚事言下不事以此為厚而從之輕也元仁德也吉言有成功也无咎言人无厲已之咎也然觀之主意

本以觀天之神道設教而至於天下服今乃因益以興利而言觀示上之德意者有不可已故為益之觀與觀之本體異焉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此益之中孚也而爻辭云爾者左氏曰忠德之正也莊子曰當而不知以為信六二正當者也有忠信之象忠信可以行蠻貊而況中國乎所以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者人以忠信應之二陰比之之象也至

於以陰居陰則永以為正之象也王用享于帝則九
五應之之象也永以為貞誠以守已也王用享于帝
誠以格天也是皆中孚之義也損之五益之二皆言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而變體皆為中孚然損之
五誠乎謙益之二誠乎正損主益上故言於上體益
主益下故言於下體且上體本艮艮止而無為上道
也下體本震震動而有為下道也元吉君道也永貞
吉臣道也自上祐君能得天也王用享于帝君以臣

格天也此二爻之所以異至於為損為益而與中孚之本體異則其義一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此益之家人也而爻辭云爾者夫益之盛而至此則過中矣於是而用凶事則安不忘危足以保其家而无咎唯國之本在家於是乎有國而告公用圭焉蓋大夫以上稱家則家之盛也而諸侯有國則家在其中唯王者樂天以保天下而諸侯則畏天以保其國

益之用凶事所以畏天也至於有孚而非偽為中行而無大過則非特保家而已又至於有國之盛焉故變體為家人而曰告公用圭而夫子釋之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夫家人之正體本言正家而天下定益用凶事以保其家則為益之家人而與其本體異焉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此益之无妄也而爻辭云爾者蓋无妄所貴者正不正則為妄故其彖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

告不利有攸往益之九五以剛居剛而其六四以柔居柔剛柔各得其正四雖柔正而不若九五之中然與六三皆居中爻之中故皆曰中行唯柔而以中行故九五告之使從從者以柔順中正而從剛健中正之君也以柔正而從剛正則其志日進无疆矣故告之使從所以益其志也以柔從剛則雖依之以遷國可矣故曰利用為依遷國夫有所依者有依之者剛為所依者也柔則依之者也告公從為益其志則以

為所依而賴之以遷國為益其事矣然无妄之道本乎正也此則欲益其志而使之以正從正故為益之无妄而與无妄之本體異焉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此益之頤也而文辭云爾者蓋頤之為言養也養正則吉唯自養正則所養亦正矣所養正則彼亦以正助成王政矣易以正為有孚所謂惠德之正也九五剛健中正者也六二柔順中正者也五下應乎二所

謂有孚惠心蓋必自養正而後以正養人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二上應乎五所謂有孚惠我德蓋所養正而彼復以正助成王政所謂出乎爾而反乎爾也勿問元吉言上之益下無方大得志者言下之益上亦無方蓋上以正施乎下下以正報乎上以正交相養有頤之義焉然此以益為主而所益以養正為貴故為益之頤而與頤之本體異矣夫頤之益者六五才不足而資人以養德然後為學日益而緝熙

于光明葢成王之事似之益之頤者九五才有餘而損巳以益下然後以善養人而無思不服葢武王之事似之故頤益之名一也才不足則養巳以致益才有餘則養人以益之然上養於下非常道也故曰拂經雖拂經而終吉上益乎下乃常道也故曰勿問元吉而終於大得志焉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益之屯也而爻辭云爾者凡屯有不幸而遇之者

有自取而得之者也之諸爻不幸而遇之者也是爻為益之也乃自取而得之者也蓋居益之終猶以剛在上是不知盛衰之理終始之數以益為常而不知變則人孰益之哉故曰莫益之非唯莫益之而已又且或擊之矣莫益之而又擊之則也孰甚焉然其體為巽而於下有應非罔有悛心而以此為可久者也猶可戒焉故曰立心勿恒若夫以此為可久則凶矣小象所謂或擊之自外來者益而不已必決也故序

卦於益之後受之以夬

